

七岁象嫩芽一样

陆 龙



新蕾出版社

# 七岁象嫩芽一样

浩然



新蕾出版社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中篇小说。

一个七岁的小女孩，面黄肌瘦，缺吃少穿，为掰一个玉米，受尽了地主王老虎的气，爸爸为王老虎干活不幸死去，王老虎反让她去抵债，无奈，母女逃奔外乡，又遭种种不幸。这就是一个七岁孩子在旧中国的缩影。

责任编辑：郭一尘

## 七岁象嫩芽一样

浩 然

\*

新 晋 出 版 社 出 版

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25 插页2 字数60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24 定价：0.42元

每个人都得有个七岁；或是没到，或者已经过去。

七岁，象嫩芽一样：鲜亮、好看、有指望。

庄稼主儿没有不珍贵嫩芽的。嫩芽能够变成小苗；有苗不愁长：放叶、蹿莲、一天一天地高起来大起来；有的成了柁、檩、梁、柱的大材料，有的开花、吐穗、结果实。当然啦，嫩芽也特娇，容易毁掉：一阵风能把它吹折，一股雨会把它压倒。……这些话都属于打比方，人也跟这差不多。

如今的孩子，你们多美、多福气！一迈进七岁的门坎子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就用新裤新褂、新鞋新袜把你们给打扮起来，吃饱了肚子，抹着油嘴，打着饱嗝儿，背起书包，到学校里报名，坐到明光堂亮的大教室里念书。老师们赛过庄稼人侍候嫩芽小苗一样，给你们松土除草，施肥浇水，用他们的学问和热心肠喂养着你们，恨不得让你们在眨巴眼睛的工夫就

忽地一下子长成材料，就开出大红花、结出大红果。  
对吧？

我可没有你们这么好的运气。因为我这颗倒楣的种子，在那个黑格隆冬的旧社会发的芽儿——我出生的时候，共产党还没有坐天下嘛！

我七岁那会儿，没有你们高，也没有你们胖，更没有你们这么亮的头发、这么粗的辫子。我矮得上炕还要蹬凳子；我瘦得浑身皮包骨头；我那头发又稀又黄，象一把干了的玉米胡子！

我从一岁到七岁，没有吃过油，没有吃过一顿不带糠、不带皮的粮食；一懂事儿就先学会了发愁，整天价让泪水给泡着，怎么会长高长胖呢？

我生在正月初一。

正月初一，那些住在高门楼、砖瓦房的人家，都围着桌子吃大米干饭、粉条子炖猪肉。可是我家一粒粮食都没有，三天烟囱没冒烟儿，锅盖长在锅上。

正月初一，那些住在高门楼、砖瓦房的人家，都放鞭炮、拜年，掷骰子、斗牌，吃喝玩乐，特高兴。可是我爸爸妈妈，还得饿着肚子咬着牙，给人家干活去。

爸爸穿着遮不严身子的破烂棉袄和半截儿腿的夹裤，冒着刀子一样厉害的、嗷嗷叫的老西北风，到镇

上拉煤球，拉回煤来给财主家烧。

妈妈到冰窖一样的磨棚里去推磨，磨出雪花白的白面，给财主家吃。她愁上加饿，还怀着我，推着那个又大又沉的石头磨扇子。她一圈一圈地推着，一步一步一滴汗水一滴眼泪。

她推着推着，心头一紧、眼睛一黑，“咕咚”一声昏倒在磨道里。

傍晚的时候，爸爸到磨棚里来找妈妈，才发现多了个我。他用破棉襟儿兜着我，搀着妈妈，回到家。

提起我们那个家，更可怜。

我们没有房子，住的是一个东倒西歪的马架子窝铺。窝铺特别矮，大个子的爸爸，出来进去都得低下头、弯下腰。窝铺里没有床，垒起一盘小小的土炕。炕上没有被子，更没有褥子，铺的盖的全都是烂柴草。

夜里，对穷人最开恩的日头也归庙了，树枝子呜呜地响，沙子粒儿刷刷地飞，窝铺里八面透风，冻得我呱呱哭。

妈妈肚子里没东西，奶头是干瘪的，挤不出一滴奶水哄哄我。

“唉，这可咋办？”爸爸叹口气说，“这丫头投胎投错了门口，多这一个张嘴物，咱养不活她呀！”

“我生过五胎，全都饿死了……”妈妈哭了一阵儿，下了个狠心，“这个呀，我就是拚了性命也得把她经养活！”

天不亮，妈妈就挣扎着爬起来，把我塞进茅草堆里，她咬着牙又给人家推磨去了。

晚上，爸爸把小锅烧开了三次，才把妈妈等回家。

妈妈带来一小瓢麦麸子，熬了一小锅粥喂我。

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吃的第一口东西，就是麦麸子。我就这样活下来了。

## 二

爸爸和妈妈每天给人家去干活计。他们把我放在草堆里。妈妈怕野狗闯进来把我给叼走，就在窝铺门口堵了好几个高粱茬子。他们人在外边，总是提心吊胆地惦着家里的我；转回来的时候，听不见我的哭声，就吓得浑身出冷汗，两条腿哆嗦得抬不起来。他们听到我正在哭，就高兴地扑进窝铺，争着扒开草堆，把我抱起来亲。

我会爬了，会走了，妈妈的脸上乐开了花。

妈妈怕我不老实在窝铺里呆着，怕我摔着，怕我碰着，怕我掉在坑里，怕我跌进井里。她干活儿去就带上我：在地里拔草啦，掐高粱啦，就把我装在笆篓筐里；在场院拣枣子啦，剥棒子啦，就把我拴在碌碡框子上。

我走路不再摔跟头，离开家不再迷路，妈妈把一个黑不溜秋的孩子拉到我跟前，对我说：“叫他哥哥。”





我挺怕他。不光因为他胳膊比我粗，大腿比我长，个子比我高，还因为他太厉害。有一回，我在大街上看见过他，他骑着一特别凶的大黄狗，让狗驮着他，往一群孩子跟前跑，把我吓得捂着眼睛，不知道该往哪儿逃。我才不跟他好哪！

妈妈瞧见我噘着嘴、背着手，不吭声，就让他叫我妹妹。

他绷着黑脸，眯着小眼，上下地看我好大一阵儿，一龇牙，嘻嘻地笑了。随后，他猛地伸出两只手，使劲儿拉住我的两只手，连着抖落好几下，那意思是愿意跟我好。

妈妈给我一个挺小的破柳条篮子，让我挎上，说：“小黑带着妹妹剜野菜，剜到该吃饭的时候一块儿回来，看谁剜的多。”

小黑拉上我就跑，一口气跑到离村子老远老远的地方。

把我累得够呛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往地上一坐，“呼哧、呼哧”地喘成一个。

他硬要拉我起来，还说：“快快看，快快看，这儿多美呀！”

我抬起脑袋，朝四下一望，嘿，不假，不假，真美！真美！直到这会儿，我都没忘记那一回，那一眼

看到的美景！

结冰的小河，不知道啥时间化了，撒着欢地流。清亮亮的水里边，小鱼儿摇头摆尾地游来游去，撞得菱角秧和扎草一个劲儿抖动。河两岸的小土捻子，象脱下了黄袍子，换上一身绿绸子大褂儿。那星星点点的婆婆英花、粳米斗花、苦麻子花和沿水苗花，亚赛镶在大褂上的绦子、缀在大褂上的珠子和扣子。柳树条也变得绵软了，直在我的头上摇晃。连着河坡的，是大块大块的土地。那溜平的地，高粱茬子、棒子茬子和谷子茬子，都没影儿了，土圪垯也不见了；如同染过一样黄，如同用棒槌捶过，用烙铁熨过一样平整，如同拿擀面杖擀过、拿铜丝箩筛过一般细软。

小黑哥哥高兴地蹿个蹦子，撒着欢扑过去，躺在土地上打起滚儿来。

这当儿，远处好似打个大雷，响起一声吼叫，奔过来一条又黑又高的大汉，到了跟前，连骂带卷地踢了小黑哥哥好几脚。

我爸爸从一边跑过来，硬强着把大汉给拉开；要不然，看那怒火冲天的架势，用脚踢完了，还得用手打。

小黑哥哥不哭也不叫，赶紧爬起来，回到我跟前，拉着我在河捻的两边坡子上剜开了野菜，好象啥

事儿也没发生过。

我刚才看着那情景的时候，害怕极了，心口“扑通、扑通”地乱跳，剜着野菜还不能消停；偷眼看看小黑哥哥，试探地问他：“踢你的那个大个儿，是谁呀？”

他说：“连我爸爸你都不认识？”

我挺纳闷儿：“爸爸怎么踢你呀？”

他说：“因为我忘了……”

“你忘了啥呢？”

“忘了那地里撒了籽儿，要发芽儿了。”

“发啥芽儿？”

“不是高粱，就是棒子。”

“干嘛把高粱棒子撒到土里呀？”

“好长苗呀！长了苗长秧，再吐穗，然后打粮食呀！”

我头一次知道，粮食是在地里种出来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爸爸，小黑的爸爸，还有几个穿着破衣拉花的人，拉开扇子面似的队伍，往我们这边移动。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长柄的大锄，锄板儿锃光堂亮的。他们一弯腰，把锄板扔出好远，让锄刃杀进土地，再使劲儿往怀里拉。渐渐地离着近了，我看清他们那一道子水和一道子土的脸，看到他们咬

牙、咧嘴，在拉风箱一样“呼嗤、呼嗤”地喘气中间，汗珠子一串串地掉下来，渗进地里……

噢，怪不得我爸爸每天回到窝铺里，都是浑身象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淋淋的，总说腰酸腿疼，睡在炕上还哼哼呢，原来是起早贪晚地这么干活计呀！

我头一次知道，庄稼的嫩芽是这么辛苦伺候起来的，粮食是这样艰难地生产出来的。

临往家走的时候，小黑瞧瞧我的破柳条篮子，嫌我剥的野菜太少；停下再剥吧，得回家了。他就从自己的篮子里抓一把野菜，放到我的篮子里，又抓一把野菜放到我的篮子里，直到我那篮子里的野菜比他多了，他才停住手。

回到家，我把小黑挨打的事儿，告诉了妈妈。

我妈听了，摸着我的头顶说：“小黑的爸爸脾气不好，人正直。不怪他打自己的亲骨肉，庄稼人，庄稼是心尖子，哪有一个不惜苗的呢？”

### 三

第二天，天刚麻花亮，小黑就堵着窝铺门口来找我。他说是剜野菜，实际上呢，没上河埧，直接地奔了那块他打过滚的地里。我不明白咋回事儿，一个劲儿怪他，这光溜溜的地，连个草刺儿都没有，怎么会有野菜呢？

他不理我，蹲下身子，就小心地用手扒开地皮，把里边露出鲜嫩的芽儿仔细地看一看：凡是完好的，他再轻轻地培上土；凡是被他咋个打滚那会儿给压折了的，就拨拉出来，从破褂子兜儿里掏出一两颗棒子粒儿，放到那坑里，重新埋上；弄完一颗，再往前挪动着找。

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也学他的样子扒土，寻找折了的嫩芽儿，跟他要棒子粒给补种上。

小黑做得认真、使劲儿，不一会儿，脑袋上就冒汗了。

我也冒汗了。头一回把汗水滴在土地里，心坎儿

美滋滋的。

从那以后，小黑常领我到那块地里去，常去那儿津津有味地观看我们亲手埋下的种子。隔几天不去，就特别惦记它们。

我俩眼看着那些种子发了芽儿，钻出土，变成苗，壮大秧棵，甩开又长又宽的大叶子。

每当小黑带领我到河边打兔子草的时候，他总要背个粪箕子。在路上见到牲口拉下的屎蛋儿，他就用脚蹬到粪箕子里，背进庄稼地，布在我们种的那几棵青庄稼上。

青庄稼吃了“小锅饭”，长得特别快。

小黑还让我跟他一块儿拔垄沟里的草。只要是咱们那几棵青庄稼旁边出现一根小草，我们就生气，就赶紧除掉它。

青庄稼不挨杂草欺负了，长得又粗又壮。

有一阵儿，光刮干风，不下滴雨，把满地的庄稼给渴得蔫头耷脑的，棒子秧都打成缕。

小黑找了个破瓢，领着我从小河里舀水，浇我们种的青庄稼。我们一瓢瓢地端水，一棵棵地浇灌，象小孩的妈妈给小孩喂奶一样。

青庄稼喝足了水，特别精神，唰唰地往高长。比起四周别的庄稼，又高又黑，好似小土屋里的一层

楼！

我们数过好多遍，一共是十五棵大棒子。

小黑说：等成熟了，分给我爸爸三个大棒子，分给我妈妈三个大棒子，分给我三个大棒子，再分给他和他爸爸每人三个大棒子。

我扳着手指头算，又搭上他的一只手，才算清楚，正好是十五个。我奇怪地问他：“为啥不分给你妈妈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没妈。”

“瞎扯，人人都有妈。”

“我妈出门儿了。”

“多会儿回来呀？”

“没日子。”

“她想你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想她吗？”

小黑轻轻地摇摇脑袋，说：“我爸爸不让我想她。……”

秋风从北山那边开拔了，一阵儿一阵儿地吹，吹得棒子秧“唰唰”地响。棒子秧一边响着一边变样儿：大棒子吐出花红线，离了怀，龇了嘴，干了胡子。



我一个劲儿催问小黑：“啥时候掰棒子吃呀？”

他说：“等等。”

“等等干啥？”

“让它再壮壮粒儿。”

我过几天问一遍，他老是这么回答我，我就偷偷地着急，不再开口问他了。

有一天傍晚，他挎着那只春天盛野菜、夏天装兔子草的破篮子，跑到窝铺跟前找我：“快快快，挎上你那篮子。”

我假装不高兴地问他：“干什么呀？”

他跳着高声喊：“掰棒子去！掰棒子去！”

我们两个手拉着手，乐颠颠地跑到地里，找到我们特别熟悉的垄沟档子，钻进去。我们两个都想抢先，一个人抱住一个大棒子，用足劲儿，“咔巴”一声给掰折了。可是，还没容我们把棒子弄下来装进破柳条篮子里，背后蹿过一个人。

他吼地一声喊：“小兔崽子，你要干什么！”

我们吓一跳，一齐松开手，立刻又让那个人抓住胳膊腕子，拉扯到地头。

这个人，那会儿也就是三十多点岁，浑身瘦得象麻秸杆儿，脸儿黄得象上坟烧的烧纸，牙黑得象日头转子儿，眼睛瞪得象公牛蛋子，瘪胸脯一鼓一鼓的，